

英国一个旅游小岛，在一次地震后
成为漂移的孤岛，与现代文明隔绝。
而当地的神话、传说纷纷实现。
在这背后，隐藏着什么骇人听闻的秘密？

The
Silver
Bough

银枝 禁果

悬疑小说系列

丽莎·图托 著

赵巍 崔英 李乃坤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The
Silver
Bough

银枝 禁果

悬疑小说系列

丽莎·图托 著

赵巍 崔英 李乃坤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THE SILVER BOUGH©2006 By Lisa Tuttl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ing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aiwa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07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BAROR INTERNATIONAL INC.授权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在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06)第 9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枝禁果 / 图托著; 赵巍, 崔英, 李乃坤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5366-8634-2

I. 银... II. ①图...②赵...③崔...④李...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9332 号

银枝禁果

YINZHI JINGUO

丽莎·图托 著

赵巍 崔英 李乃坤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周英斌

责任编辑: 周英斌 王 勤(特约) 封面设计: 金乔楠 版式设计: 曹 颖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20mm×1 100mm 1/16 印张: 16.75 字数: 258 千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66-8634-2

定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丽萨·图托 (Lisa Tuttle)

活跃于尘世与超凡的交会处的奇幻诗人获坎伯奖、星云奖、雨果奖、轨迹奖、斯托克奖等九项大奖肯定

出生于纽约，在得州长大，70年代初开始发表小说，1974年便勇夺约翰·坎伯最佳新人奖。与乔治·马丁结为莫逆，多次联手创作，并以《风港》获雨果奖提名。1981年，图托迁居伦敦，同年以短篇小说《骨笛》拿下星云奖。之后陆续发表《猫巫》(Cat Witch)、《安杰拉的彩虹》(Angela's Rainbow)、《加百列》(Gabriel)、《失落的未来》(Lost Futures)，入围阿瑟·克拉克奖、英伦科幻奖和提普奇奖等三项大奖。

《枕边密友》(The Pillow Friend)更让图托登上写作巅峰，一举入围国际恐怖协会奖、斯托克奖、轨迹奖、提普奇奖和英伦奇幻奖等五大奖项。《无有乡》和《星尘》作者尼尔·盖曼称赞图托是描写家族疯狂欲望和梦想的第一人。在这之后，图托潜心十年创作《精灵迷踪》，2005年出版后获得满堂喝彩。2006年出版长篇新作《银枝禁果》，甫一问世，即好评如潮。

图托是当代悬疑惊悚文坛的一个创新者，为悬疑小说注入了很多新的因素。不屑于表现现代都市的犯罪风景、千奇百怪的凶残手法和越来越陷入泥潭的斗智解谜的推理游戏，而是成功引进奇幻要素，把悬疑、惊悚类小说推到另一个高峰；对架空式的奇幻不感兴趣，作品多半加构于现实世界，描写现实和虚幻的模糊难辨；场景也从无序紊乱的大都市移至风景优美的乡间，更加重了惊悚与乡村纯真间倒置的震撼效果。

翻译者：

李乃坤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从事英美文学教学与研究多年，翻译方面的主要作品包括《二十世纪欧洲史》《伍尔夫作品精粹》《枯萎的胳膊》《复活节岛的秘密》《春天》《没讲完的故事》等。

赵 巍

山东大学翻译学博士，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翻译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学术语研究，已发表译作有《男人做家务有法可依》《法兰西之旅》（合译）。

崔 英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翻译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已出版的译作有《法兰西之旅》（合译）。

封面设计 金乔楠

目录 I

2	第一章
16	第二章
33	第三章
38	第四章
50	第五章
69	第六章
85	第七章
101	第八章
117	第九章
134	第十章
147	第十一章
161	第十二章
172	第十三章
180	第十四章
187	第十五章
198	第十六章
210	第十七章
224	第十八章
232	第十九章
240	第二十章
245	第二十一章
252	第二十二章

阿普尔顿广告报

渡船计划“悬置”

最近在阿普尔顿和北爱尔兰之间开通渡船的计划受挫。

“开通渡船服务可以使阿普尔顿向世界开放。对阿普尔顿的居民和游客来讲，能迅速、便捷地到达爱尔兰是一件很有益的事情，并且它将促进北爱尔兰旅游业的发展。”特雷弗·彭斯代表“阿普尔顿万岁！”（致力于提升小镇经济的团体）发言说，“这会常年吸引大量的游客，但是很遗憾，我们联系的渡船公司都认为这条路线不会带来什么经济利益。我看他们这是目光短浅。”

政府已经拒绝为此提供资金，也没有批准别的试图通过海路连接阿普尔顿与苏格兰其他地区的渡船工程。

彭斯强调说，这并不代表阿普尔顿渡船工程的结束：“对渡船的需求还在，已经制定好的计划还在，我们不会放弃，只是还需要等待和努力。”

告别农家苹果酒厂

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马丁·麦当劳关门后，苏格兰就没有苹果酒制造厂了。

“我上年纪了，没法再干下去，”麦当劳先生说，“辛苦了一辈子，我该歇歇了。”

他的女儿马丁娜·格雷戈里说，两年前的她的丈夫巴里·格雷戈里去世时，他们就曾考虑过放弃苹果酒的生产，但最后仍

然辛辛苦苦地坚持了下来，因为“苹果酒熔铸了父亲一生的心血。那里也包含了巴里的劳作。虽然有很多忠实的顾客喜欢我们的苹果酒，但我们向来都是薄利，没赚多少钱。我们无法与南方的苹果酒厂竞争”。

阿普尔顿曾一度因为苹果而闻名，现在苹果仍是这个小镇的标志。

地方议会的议员邓肯·迈克耐斯对此发表评论：“应当指出，从1950年开始，这里的苹果种植和苹果酒制造就没有给小镇带来什么经济收入。没有人因此而失业，也没有人因此而发财。从事苹果酒生产的麦当劳和格雷戈里家的成员都有养老金，制造苹果酒对他们而言可以说是种业余爱好。当然，对阿普尔顿和那些曾经品尝过‘老麦家至醇香’的人来讲，这是一大损失——的确，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小镇闲谈”选段

阿普尔顿热烈欢迎凯瑟琳·莫拉瑞夫人，她已于上星期开始担任镇上的图书馆管理员。莫拉瑞夫人来自伦敦，过去的七年里，她一直在伦敦布伦特自治区做图书馆管理员。但从她的口音可以听出，她来自遥远的美国，在亚利桑那州的托斯卡纳阳光地带出生长大。希望她能慢慢习惯这里的天气，习惯小镇上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雨。

第一章

埃希丽·卡蒂斯头靠着冰凉的玻璃，透过巴士车窗注视着外面的格拉斯哥街道。虽然这是她第一次来到一座异国城市，但她并不觉得如何兴奋。乳白的街灯、暗淡的街道使她想起过去的黑白电影，这些电影来自一个业已消逝、无法追寻的时代，在她，甚至在她父母出生不知道她以前很久就有了。她像是从远处眺望一般，注视着格拉斯哥的一切，找不到对这个城市的感觉不知道是否只是旅途疲惫和时空变迁的结果。

9月底的家乡正是夏天，人人都穿着短裤、T恤和艳丽的夏裙，格拉斯哥却是一派冬天景象。街上的行人都穿着外套大衣，裹得严严实实。寒冷的空气中夹杂着雨腥，和街上的汽油、燃油的气味混合在一起。

她往座位里靠了靠，闭上眼睛。巴士晃晃悠悠、抖抖索索，在川流不息的格拉斯哥街道上缓慢、艰难地爬行，从一个交通灯到另一个交通灯。她一定会坚持到目的地的。眼下无事可做，剩下的四小时十五分钟内她心无挂碍，就等巴士把她送到。她该休息了。

离家前一天晚上，她激动得睡不着觉，在飞机上又夹在两个陌生人中间，极不舒服，所以现在睡觉对她像是一门生疏的手艺，很长时间无法进入状态。为了暖暖身子，也为了等车时能提高警惕，她在车站喝了一杯难喝的咖啡。可能就是因为这杯咖啡，此时她心神不宁，心跳加速。

她叹了口气，又坐起来，在帆布背包里翻找，希望能找到什么东西来排遣旅途的单调。找了很久，她发觉电话不在身边，这才蓦然想起，此时

此刻离她所熟悉的一切都那么遥远,她已确确实实身处异乡,有电话也打不通。因为当初她想,不过短短六个月,不值得为此大费周折,去重新签订更昂贵的电话协议^①。更何况即使有电话,她又打给谁呢?她最好的朋友已不在人世,和男朋友也断绝了往来。父母倒是希望她时常联系,但她又担心,经常给他们打电话,会使他们以为她孤独了,或者有什么别的不好。

她掏出祖母送给她的本漂亮的旧式旅行日记本。到现在为止,她只记下了自己预计的行程,还有部分亲人的零星资料。这些亲人她素未谋面,这次是专程来拜访他们的,他们有邵娜(父亲的堂姐,菲米尔的哥哥的女儿)、邵娜·沃尔克的丈夫格兰姆,以及他们的孩子:杰德(六岁)、尤恩(十岁)、卡拉姆(十二岁)。她边看边想象着他们是什么样子,他们会不会让她帮着照料孩子。她有他们的家庭住址,还随身带着两个电话号码,以防他们当天有事不能按时到村里的巴士站来接她。背包里还有一个钱包,里面装着一张五百美元的旅行支票,一张信用卡,能够和父亲的账号联网,当然只供紧急情况下使用,另有一张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国际直拨电话卡,还有一本《苏格兰旅游简易指南》。她不会有事的,知道她的人不应该有任何担心,她肯定会照顾好自己。

但这种自足感只使她觉得空虚、沮丧。她推开日记本,转过头注视着车窗外一闪即逝的景色。这时巴士已经驶离市区,进入市郊。在看惯了得克萨斯风光的游人眼中,格拉斯哥市郊的景色不免局促扭曲而古怪。她盯着一排排几乎千篇一律的房子,房前草坪只有门垫大小,还有鳞次栉比的珠宝购物街、加油站、超市、汽车经销店……终于看到了一小片开阔地带,有零零星星的空地,还有一所建筑,看上去像是废弃的工厂,厂牌上吹嘘说此处是重新开发的最好选择。

巴士继续缓慢前行,一路吱呀作响,每当刹车时都发出尖锐刺耳的噪音。她低头看旁边车道上的车辆,注意到一个梳着马尾辫的男人伏在小型红色轿车的方向盘上,一边听着她听不到的音乐,一边不住地点头微笑,那种超然物外的沉醉神情令人难忘。她习惯了驾车外出,也坐过几次飞机,但坐巴士旅游总让她觉得充满异国情调,匪夷所思。那是一种旧

^① 和欧洲大陆相比,英国的电话费更为昂贵。

式的生活方式,就像坐火车或汽船一样,是另一个时代的事物了。她曾经乘巴士进行过几次实地考察,和三十个同学挤在一辆黄色校车上横穿小镇,实在没什么刺激可言。除此以外就只有一次坐巴士的经历了。

一想起那次去安东尼奥的巴士旅行,她身边空空的座位马上显得阴森而恐怖。弗莱尔本来应该坐在她身边的,因为如果弗莱尔还活着,她们会并排坐在达拉斯的一所学校,憧憬她们伟大的法国逃亡计划。法国才是她们要去的地方——法国或者意大利。苏格兰永远不会成为她们的旅行目的地。弗莱尔对燕麦的产地、苏格兰风笛和穿格子花呢的苏格兰男人一向没有什么好感。埃希丽四分之一的苏格兰血统和弗莱尔一半的瑞典身世都一样无足轻重。她们日思夜想、计议已久的境外旅游计划和“寻根”毫无瓜葛,仅仅只是为了开心,为了刺激,为了在众多伟大艺术品中一饱眼福,也是为了坐在路边咖啡馆里,一边喝牛奶咖啡,一边和当地出色的年轻人调情。至于“寻根”,等到中年以后,她们或许会有那样的激情。

面向车窗,她注视着窗外的市区废墟逐渐变为开阔的乡野,感觉到巴士在车辆渐少的公路上慢慢加速。一切是那么陌生,看不到艺术馆,看不到标志性建筑,看不到路边咖啡馆,没有一个知心朋友,甚至没有一个人值得暗送秋波。映入眼帘的只有起伏的田野,四散的羊群,平缓的小山在乳白色的天空下像一块久置的面包。这就是菲米尔生活过的乡村,是祖母五十多年前离开的家乡,而且她走得毅然决然,从那以后,关于家乡她只字不提。

埃希丽到这里来是因为菲米尔和弗莱尔都不在人世了,如果在世,她们不会希望她到苏格兰来。的确,这次苏格兰之行本来应该是父亲——杰西·卡蒂斯亲自来的。

自从母亲去世之后,杰西·卡蒂斯一直想弄清楚自己的身世。他对自己父系的亲属相当了解,知道他们是希腊人和德国人的后裔,但关于母亲,杰西却知之甚少。母亲在世的时候,对杰西这种好奇心很不赞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菲米尔常说,何况她的过去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她只告诉杰西她父母已经去世很多年了,至于她为什么到美国来,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来的,她的解释不仅含糊其辞而且自相矛盾。杰西只知道父母是在加利福尼亚邂逅,并于1952年成婚的。后来母亲加入了美国

籍，到杰西出生的时候说话已带着所谓的加利福尼亚口音。他还知道，菲米尔全称是犹菲米尔，在娘家时叫麦克法兰，1931年生于苏格兰的某个地方。这些听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就在母亲去世半年之内，杰西发现一个叫犹菲米尔·麦克法兰的人——也是1931年出生——1950年秋天从她苏格兰西海岸的家乡阿普尔顿突然消失。当地人现在仍然记得她。

菲米尔的父母去世很久了，但并不像菲米尔说的那么久。她母亲1975年在世时，还从来不知道她在美国还有一个外孙。菲米尔的长兄休三年前去世，但他的三个孩子都还健康地活着，各自都成了家。一个在英格兰，一个在澳大利亚，第三个孩子叫邵娜，就留在阿普尔顿。她嫁给了一个叫格兰姆·沃尔克的邮递员。沃尔克后来对当地地方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听说了菲米尔的事，比她的妻子还要激动。杰西和格兰姆一取得联系，格兰姆就邀请他到阿普尔顿来，并且愿意免费提供食宿，还说要把镇上最年长的人们介绍给他，这些人肯定能够告诉他关于母亲早年更多的情况。

杰西本打算自己去，但工作上事情太多，不便离开。埃希丽觉得，父亲永远不会有方便离开的时候。父亲说明年可能去。奇怪的是，不久父亲对此事热情减退，而埃希丽自己却越来越有兴头。她很爱祖母菲米尔，但以前从来没有真正对她的身世产生过兴趣，就像所有的孩子对待上辈人的故事那样，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她甚至都不相信菲米尔是犹菲米尔的简称，还以为那就是家里人对外祖母的一种爱称呢，就像佛莱尔的祖母和外祖母叫嘎嘎和咪咪一样。对埃希丽来说，祖母是个慈爱但乏味的大太太，她了解她，爱她，现在又听说她年轻时是个冲动而执著的美人，她当年的出走在当地人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埃希丽不由大为惊讶。

她记得圣诞节前和佛莱尔坐在一起包装圣诞礼物时，告诉过佛莱尔关于祖母的故事。

“没人知道她打算离家出走，大家都以为她过得幸福美满，人人都喜欢她，她已经订了婚，准备嫁给镇上最有钱的人。”

“财富不是一切，也许对方是个讨厌的家伙呢。”佛莱尔一边说，一边停下手里正在叠的丝带，端详着埃希丽从父亲那里借来的祖母的照片。

照片上的菲米尔五十出头,是一个精力充沛、正当盛年的母亲,怀里抱着刚刚出生的儿子,笑容满面,浑身上下充满了母性的韵味。佛莱尔缓缓地点点头表示欣赏:“她很优秀,她甩掉的那个男人怎么样?”

“我不知道,爸爸没说起过什么。我猜他肯定比她大。还有,好像她刚刚甩掉他时,他都快垮掉了。几个月以后他就离开了小镇,家里的买卖也很快就关了门。这可不是件好事,因为那买卖很大,镇上很多人都靠它吃饭。我堂姊妹都说,从那以后镇子就开始走下坡路,经济发展几乎停顿,这全都是由一个女孩出走引起的。不过当时他们也不准究竟她是不是自己出走的,有人说她是被杀了。也可能这就是她未婚夫离开镇子的真正原因,因为当时很多人都在怀疑他,就好像他杀了她又把她埋在树林里,在外人面前还要装模作样,好像心都要碎了似的。”

“就算菲米尔没有被谋杀,这种情形一般都是男方的不是。不过谁又能知道,她要是留在镇上又会怎么样?”佛莱尔陷入沉思,“他们是不是包办婚姻?比方说,有人认为她应该把他拴在镇上,救救整个镇子,再给他生个继承人什么的。所以除了出走,她再没有什么别的出路了。你想有没有这种可能?他是很有钱,但他年纪比她大,而且很讨人厌,但她家人却坚持要她嫁给他,她也没有别的办法,会不会是这样?”

埃希丽皱起了眉头,不能完全肯定:“1950年的苏格兰会封建到那种地步吗?”

“那也可能不是官方包办婚姻,也可能只是他和她父亲两人之间私下里商定的。那时候女人都没什么主见。如果菲米尔不愿谈她从哪里来,里面肯定有原因。菲米尔改嫁以后还在担心什么,不愿意被人发现。她知道镇上的人是不会原谅她的,不管这事过去多长时间,他们都会采取行动,找她报仇。”

佛莱尔突然大笑起来,把热乎乎的手放在埃希丽手上,继续她浪漫的想象:“也可能是因为她爸爸虐待她,她想忘掉这一切;还有一种可能……也可能我看的电视剧太多了。很有可能,那里生活太单调,太沉闷,她甩掉了男朋友自己心里有愧,所以才决定装做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菲米尔奶奶是不是那种心里藏事的人?”

“那倒不是,她只是从来不愿提起过去,特别是她家人,还有她和爷爷结识以前的事。”

佛莱尔耸耸肩，“不过，既然她已经不在了，我敢肯定她不会在乎你爸爸会不会去认亲戚。这对你爸爸来说是好事，他又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又制订了一个新计划，有计划当然好啦。所以不要心事重重的，开心一点。”她说这番话的时候，就像平时一样，十拿九稳的，显得比她实际年龄要老成一些。两星期以后，她开着驾轻就熟的深绿色卡米车，在拥挤不堪的休斯敦高速公路上失去控制，离开了人世。

她们从十一岁起就是最要好的朋友，埃希丽觉得失去佛莱尔就像丢了魂，她绝望得简直无法相信自己还活着，一切在埃希丽看来都失去了意义。最后她记起佛莱尔说起过“制订计划”，于是葬礼两天之后就回到了学校，因为在学校她至少能有事可做。老师都很理解埃希丽，大家都对她表示同情，但没有佛莱尔陪伴，埃希丽就像个孤鬼。她试着吸过毒，和男人做爱，全副精力投入学校功课，从不缺课，认真细致地记笔记，坚持课外阅读，按时交作业，还新交了一个男朋友布兰登，这样课余时间也有人陪伴。她想尽一切办法重新开启自己的生活。但所有这些都奏效，本学期还没结束，她就知道自己的计划统统失败了。要度过这一难关仅靠毅力是远远不够的，她需要改变，需要调剂。

学期最后一天，她约布兰登4点钟在三明治酒吧见面。那酒吧就在她和布兰登住处之间，很方便，就是地方局促了点，但午饭前后很少有客人。听说他们这个暑假只能分居两地，布兰登倒没什么异议，当然也说不上满意。所以这次见面，布兰登想商量一下，看7月4号的周末能不能聚一聚。

她丝毫没理会布兰登的用心，很唐突就打断了他，滔滔不绝地插了一大段她自己的新闻，中间只停下来啜了一口常喝的减肥可乐。

“我秋天不回学校了，不想上金融课了。我现在不愿意想这些事，谁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我一直以为我很实际，能把自己的事情计划好，可还是不行。五年后发生什么我都不知道，又怎么能把一个五年计划当真呢？谁知道呢？”

布兰登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埃希^①，工作就是工作，不能太感情用事，不能把私人感情带到工作中去。”

① 埃希丽的爱称。

“我就愿意感情用事,我就想知道我真正关心的事。”

“比方说呢?”

他怎么会不知道?

“艺术呗。”

他自尊心受到了更大的伤害,“你是说画画?还是美术?”

“我一直喜欢……”

他突然打断了她:“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画画得不错,但我觉得那更应该作为你的兴趣爱好。你从来没说过你要以画画为职业,你能靠画画养活自己吗?”

她不耐烦地耸耸肩,她本来没打算这么严肃地深谈未来职业的,不过这话题还是她自己引起的:“我喜欢欣赏艺术,也许我应该继续学画画。我能想象我将来会在艺术馆那样的地方工作。”她想象着自己在一大批艺术品中间工作,仿佛看到自己信心十足地出入宽敞明亮的艺术大厅,四周白色的墙壁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画。

“你是想成为艺术系学生?”他眼睛不停地眨巴,埃希丽想象得出,他此时正在脑海中梳理这一带高校的艺术类院系,“那么你到哪个学校去呢?南卫理公会大学是不是?学校不错,就是学费太贵。你父母供得起你吗?你进得去吗?”

“我还不知道呢!”埃希丽说。专修艺术的念头她中学时就放弃了,觉得不现实。且不说最关键的艺术天分(假设她有),她首先就不具备艺术家或教师的品性。除此以外还有别的几种选择,她曾经和佛莱尔谈过,但现在不想和布兰登一一讨论了。“我需要时间考虑一下,所以打算休一年假。我能找份工作,能住在家里。”

“谢谢你现在告诉我这些。”

“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是正在告诉你吗?”

“但你没告诉我以前,早就打算好了。”

她长长叹了口气,既内疚又烦躁:“对不起,但这是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问题,我得自己来解决。”

“我一直以为,我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她无言以对。的确,过去四个月来他一直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事故发生以后身上的绷带或伤口包扎一样。但他无法代替失去了的肢体,

所以最后只能被解开,扔掉。他是个优秀的小伙子,应该有更完美的情感生活。但明知如此,她仍然和以前一样不为所动,“我需要时间考虑,我需要远离这一切,安静一段时间。”

“包括我,我明白了。”他肩膀耷拉下来,好像马上要趴下去或向前倒下来,只有抓紧她才能立得起身。不过最后他还是站了起来,手关节抵着桌子,稳住身体。桌上的饮料一直没人喝,一点点洒在黯淡的福米卡家具塑料贴面上。“如果死的是我,我保证你不会这样踹掉你最好的朋友的!”

她屏住了呼吸:“如果我决定要走,她绝不会让我感到内疚的。”

“你是说,是我让你感到内疚了?”他低声问,“这话我应该高兴还是难过?我劝不了你,对不对?”

“你劝不了我。对不起,布兰登。”

她原以为让父母接受这个决定会更困难,因为他们一直认为上大学是非常重要的。在家的第一个月,她紧张地在两个地方打工,白天在琴科的店里,晚上在红辣椒酒吧当女招待,忙得几乎没有时间和父母谈她的打算。谁知秋天开学的时候她不想回去,他们的反应却很平静,这反而让埃希丽感到意外。

“就今年一年,”埃希丽直截了当地说,“我就是需要一年时间休息,考虑一下自己的事情……嗯,我想画画。可能会找个地方上上绘画课什么的。”

“你想在家里呆一年?”妈妈问她。

“对,要是你们觉得合适的话。我想问,你们没打算把房子租出去吧?”

“我们有过这个打算,”爸爸一脸严肃地说,“后来一想,光把你的东西存放起来就得花不少钱,就不想出租了。不过到别处去不是更好吗?比如出去旅游?”

她盯着爸爸,大惑不解:“对……旅游,我一直在为旅游攒钱呢。”

“我有足够的钱,让你直飞苏格兰。”

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让我去苏格兰?”

“你应该愿意看看你奶奶出生的地方,是不是?你可以拍照片,说不定还可以搞清楚她当年为什么出走。”

“还可以画苏格兰风景呢。”妈妈给她出主意。

“沃尔克一家人很高兴你住在他们那里。你看够了阿普尔顿的艺术品以后，还可以去见识见识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的博物馆和艺术馆。”

“你先去给我们探探路线，回来告诉我们什么值得看，什么不值得看。我们明年肯定要亲自去一趟的。”

这真是意料之外的好事。和平常不同，埃希丽觉得这一计划无可挑剔，正遂了她的心愿。是的，离开自己熟悉的世界，但又有亲戚保持着联系。打听奶奶过去的生活使她有了近期目标，也为她去苏格兰找到了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

眼下埃希丽正注视着窗外驰名已久的劳梦德湖，想起了上小学时学过的一首关于劳梦德湖的歌，不过那是上一辈子的事了，已经有一个世纪之久。车窗外的景色比这首歌还要久远，看上去像电影里的镜头。她感觉真像在看电影，或者正在游览大型主题乐园，外面所有的一切都是营造出来供人消遣的。就连天气也是她最喜欢的：多云，凉爽，神秘，山冈——或者山脉——的顶部笼罩在层层云雾之中。

公路越来越窄，巴士在起伏不平的路面上蜿蜒前行。巴士慢了下来，行程也越来越艰难。她的耳膜也开始一鼓一鼓的。

有的山坡光秃秃的，巨石冒出了薄薄的泥层，裸露在外，让她想起地理课本上的插图。那些坡太陡，所以他认为不应该算做丘陵，肯定是山脉，她平生第一次看到的山脉。耐寒的灌木丛和顽强的青草密密麻麻地生长在山石之间，上面还留着被脏兮兮的大角山羊或绵羊咬噬过的痕迹。巴士驶过的时候，它们还抬起头，眯缝着眼睛看看远方。片片云雾在风中颤动、飘散，像幽灵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忽然盼着什么时候，有那么一两个骷髅恢复了生命，突然扑向它们，张牙舞爪，怪声呼啸，让全车的乘客有惊无险。

终于到了平整的路面了，巴士也不像先前那样行驶得那么艰难。但没过多久，车又顺着一条长而平缓的下坡路盘旋而下。她低头向下一看，山坡上覆盖着一层深绿的松树，像披着一块厚厚的兽皮。再抬头一看，是一带闪闪发光的轰鸣的小瀑布，滑过山石直泻下来。无尽的荒野里看不到一座建筑，只有一条漫长曲折的山路，充满了蛮荒时代的原始气息。

如果不是路上的汽车，几乎没法判断出这是现代，因为这里的景色像被施了魔法，无始无终，原始而永恒。走过布满山石的草地，或者走进

密林的浓荫里，不看路上的车辆，不听路上的车声，再遇上满身粗毛、穿着打褶衣服的野蛮的苏格兰高地人，会让人误以为到了另一个世纪。

这些奇异的念头浮现在脑际时，她注意到前方路边有一个踽踽独行的身影，他走路的样子显得信心十足，一看就是目标明确地走了很久了。他的打扮很难描述，没有背帆布旅行包，也没有穿防风外衣和旅游鞋，看上去不像是个搭车旅游的。而且跟周围的环境也很不协调，脚上的皮拖鞋一看就是室内穿的。看他那身装束，很有可能是临时出门买比萨饼的，但是怎么又到这穷乡僻壤来了呢？他是怎么来的？怎么不见他的车？

她往前靠了靠身子，脸紧贴着车窗，想看他会不会向巴士司机招手叫停。果然，他停下了脚步，半转过身来，抬头看着巴士轰隆隆地向前开近。但他的目光跳过了司机，在乘客中来回穿梭，最后停在埃希丽身上。

那种感觉——事后她追忆当时的感觉，简直和少儿科幻小说《哈里·波特》中描述的魔幻效果不相上下。她记得哈里肚脐里面的钩子一拉，就把哈里向前拖去，哈里当时的感觉——对，就是那种感觉，匪夷所思而又千真万确。不同的是，对她来说，那个钩子还在肚脐更靠下的地方。

但这种感觉在他们目光交接的一瞬间就结束了，它没能带她离开巴士，到别的地方去，这和小说中的魔幻钥匙不同。他们之间的这种联系持续不到一两秒，因为尽管她转过身竭力想看到他，几乎就在同一时刻，巴士疾驰而过，晕乎乎地转过了又一个山湾，把那个步行的男人丢在后面，看不到了。

她往椅背上一仰，想尽量平静地呼吸，因为她浑身上下都在抽搐，都在悸动。见鬼！这是怎么回事？

她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所以没关系。

性冲动，纯粹的性冲动。

她把手放在旁边的空座位上，想象着佛莱尔沙哑低沉的笑声。忍一忍就过去了！他确是个性感的男人，可那又怎样？你以为他会说英语吗？一刻钟左右，就会有另一个性感的男人过来，只要有耐心等。

这可能也是时差和失眠造成的，就像她观赏格拉斯哥的风光时那种漠不关心的超脱感一样。每当埃希丽看电影的时间，哪怕陌生人之间一个挑逗的神情都会演绎成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经典爱情故事。

或者，这一切并没有发生，她只是在沉睡，在做梦。